

去年8月7日那天,远在日本京都的我的好友美幸女士发来微信,说她在上海教授日语时认识的一对学员夫妻发出紧急求助,原来他们刚刚出生才两个多月的孩子小米因肺部严重感染正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表示很不乐观,危在旦夕。所以,小米的父亲建立了一个名叫“拯救小米”的微信群,希望得到各路朋友的相援。

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其实做不了什么,但我想,也许可以提些建议,也许可以给到一点相关信息,更主要的是,我愿意在他们陷入绝境之际,给予真诚的安慰和鼓励。于是,我也便入了群。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因为一路过去,浸野都是开得很旺的油菜花;因为要过夜,每个孩子需自带被子,而我没有,所以记得很清楚。

我们是去一个叫“上旺”的山村参观。这个山村被一场特大洪水侵袭后,靠自身的力量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经宣传后,一时八方人流云集,远近闻名。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走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墙上刷着“人定胜天”、“战天斗地”之类的标语。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学校不像现在组织春游,而是三天两头搞学工学农学军,一会儿到田头摘棉花,一会儿搞野营训练,忙个不停。因“上旺”距家乡也就一百多里路,学校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社会课堂,决定组织高年级学生前去参观,并要求自带背包、干粮。可回到家,母亲说,家里只有大被子,没法打背包,新做也来不及。我有些沮丧,只好将此情况告诉班主任准备放弃。临走前一天,组织这项活动的一位男老师通知我可跟他拼一个被窝,终于得以成行。

我们是坐船去的,排着队伍上码头。那时江南水网密布,河比路多。一艘机动船拖着重五六只驳船,响着“突突”的声音,沿着运河行进着,犹如一把剪刀破开水面,卷起波浪向岸边推去,又被撞回涌向船舷,激起无数浪花。我只背个挎包和水壶,倒也轻松。坐在船边,听水浪拍打船舷的声音,看远处掠过的村庄、田野,竟有些出神。中午,船停靠到一个码头,大家趁机拿出自带的饭菜就餐。这时,我听到岸边有人在喊,声音有些熟悉。原来是邻居一个同学的父亲,就在这码头上工作。他站在岸上,把一包吃的东西抛给了另一船上的儿子,大家有些羡慕地望着。

傍晚时分到了“上旺”,村口尚有断墙残壁,显示着洪水留下的伤痕。但往里走,沿山边不断有新造的农舍、店铺出现。还有临时建起的展览室和招待所。我们借宿在一所小学里,所有教室都住满了人,连前厅都变成了地铺。晚饭后,我们三五成群地在村中转悠,像一群小鸟睁着好奇的眼睛,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来来往往的人不断擦身而过,商铺、饭店里幽暗的灯光在夜空中忽闪着,飘来阵阵黄酒浓郁的香味。晚上,我没有与同学住在一起,等那夜老师安排妥了一切,才跟他住到一间专为老师腾出的教室里。

翌日一早,我们先到村里看了抗洪救灾事迹展览,然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上山参观重新修建种植的农田和茶园,山间路是新的,地是绿的,呈现一片生机。在一个山包上,立着一块牌子,上书一段文字,内容已忘,但其中一句至今记得:“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这个山头上,我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并从此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尽管那个时代充塞豪言壮语,但这句豪情满怀的话语,此时用在这个曾被洪水洗劫一空的山村是多么地贴切,对正处于成长期的我们何尝不是一种鼓励和启迪?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摘自毛泽东写于1958年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

我们可能走过很多地方,看过许多风景,但真正触动心灵的有几何?机动船的身影远去了,一如往昔岁月的绝迹。但童年的这次出行,最大的收获,让我记住了这句名言,犹如“突突”的机动船声一直回响在耳旁。

童年的这次出行

何森两主墨後相癯杏悽寒語幾
妙鎧心光眸紅見裏昂昂輕奕度
无相但豔曳个味些些來錯聲
尹貽情豔忘寧君曝歸猶是低

书 法
劳 黎 华

拯救小米 简 平

一进群里,我立即被浓浓的爱心所裹挟,那么多人都在积极地奔走,为拯救一位婴儿的生命出谋划策,寻找医疗资源,事实上,他们大多与我一样,跟小米的父母并不相识。所谓对症下药,因此,小米的父亲希图弄清真正的病因,从而进行有效的治疗。在群友们的帮助下,一条条讯息不断涌来,非但告知各个医学领域的情况,有的还直接联系专家进行诊治。遗传学、抗生素专家、神经内科、肺科、呼吸科、脑科、免疫科、肠胃科、血液科、肿

瘤科,消化科……教授,几乎找了个遍;由于并发中耳炎,还找到了耳鼻喉科医师,并因怀疑先天性小下颌,找来了整形外科大夫。小米的父亲想请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的吴菊芳教授会诊一下,有群友便找到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金话筒奖得主方舟,让她提供确切的消息,以便小米的父亲寻上门去。一位群友系医学研究生,还隔空求助她的英国导师,我将小米的摄片给到胸科医院的专家,请他们读片,提出诊断意见和建议。

小米出生后回家仅四天,便因发病住进了医院。看着孤独地躺在小小的暖箱里的小米,她的父母心痛不已,倾尽全力,甚至卖掉房子,期盼创造生命的奇迹,这份柔肠,这份信念,令群里的朋友们感动,也因此更加热心地投入到拯救小米的行动中。由于肌张力弱,神经反应微弱,小米不会吞咽,喉咙里痰液也很多,呛入气管后反复引发吸入性肺炎,因而导致呼吸困难,常常发生窒息。在经过一段治疗之后,小米的父母决定将她接出医院,赴广东佛山接受吞咽康复训练。而在出院之前,小米的父母参加了家庭护理方面的培训,包括用于急救的心肺复苏法、恢复肌力的杜曼训练等等。一个自称“超级奶爸”的群友,他的孩子一出生就因反流性胃炎反复洗胃,以致胃出血,并同样有吞咽障碍,危及生命,他索性辞职专事料理孩子,因而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小

米的父母现身说法,教他们如何处理口水,如何控制呛奶。

今年2月28日,带着父母的美好心愿,小米登上列车,踏上了遥远而满怀希望的路程。群里所有的朋友牵挂了一路。后来,每当有小米会吞口水了、会大声啼哭了、会咬住奶嘴了、会抓握东西了等等这样的好消息传来,群里总是一片欢呼。小米的父亲对群友们也很感激,说如果小米好了,男的都是干爸,女的都是干妈。可是,小米最终还是被无情的病魔彻底击垮了,她又重新回到了重症监护室,心跳骤停,瞳孔放大,自主呼吸消失。悲痛中的小米的父母非常自责,群友们都劝慰说作为孩子的父母,你们已经尽力了,但他们却说,我们最在乎的不是父母是否尽力,我们只觉得小米太受累,来到这个世界那么短,很多人都没注意到她的到来和她的辛苦。7月12日,“拯救小米”的微信群被关闭了,小米的父亲留下了最后一行文字:“告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谢谢。”我心里怅然若失,惟愿小米得遇如来,渡一切苦厄,心如莲花,一路芬芳。

时值盛夏,夜市火爆,古城的大排档虽“不登大雅之堂”,却也沾上了几许浪漫气息。

我去的那条街在西安中心城区,管理十分规范,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把夜排档分割成两部分,街北为汉民区,摊位上堆满新鲜蔬菜和特色小吃,品种多达数百种;街南为回民区,各种串炸烧烤

“古之人 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梁惠王上》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梁惠王下》

引言一是孟子对梁惠王所说,引言二是孟子对齐宣王所说。限于篇幅,仅引局部。

梁惠王站在池塘旁边,顾盼着鸿雁、麋鹿,问孟子:品德高尚的人也喜好享受这种快乐吗?孟子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真正享受这种快乐,不贤者即使有这种快乐,也无法享受。《诗经》上说得很清楚,周文王用百姓的力量兴建高台、池沼,百姓却非常高兴,把那个台叫灵台,把那个池沼叫灵沼,因为其中有麋鹿、鱼鳖而喜悦。周文王与民同乐,所以他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夏桀与周文王相反)。《尚书·汤誓》就记载着百姓的怨歌:“太阳啊,你什么时候才消灭呢?我情愿和你一起灭亡!”夏桀害得百姓盼望与他一起快点死去,他纵然有台池鸟兽,难道能够独自享受吗?

孟子问齐宣王:听说您喜欢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说:我不是喜欢先王的音乐,只是喜欢世俗的流行音乐。孟子说:您非常喜欢音乐,那齐国就差不多有希望了,今天的音乐由古代的音乐而来,都一样。齐宣王问其中道理,孟子却转移主题,反问:一个人独自欣赏音乐快乐,还是跟别人一起欣赏快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欣赏快乐。孟子又问:跟少数人欣赏音乐快乐,跟多

数人欣赏音乐也快乐,哪种更快乐?齐宣王说跟多数人欣赏更快乐。于是,孟子乘机说道:假如大王您奏乐,百姓听到后都觉得头疼,皱着眉奔走相告说,我们大王这么喜欢音乐,为什么使我们苦到这般境地呢?百姓这样厌恶、痛恨,就是因为大王您不能与民同乐。再作一个假设,大王您奏乐,百姓听到后都很高兴,面露喜色奔走相告说,我们大王很健康,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百姓这样关心您,就是因为您能与民同乐。现在大王您只要与民同乐,就能称王天下了。

梁惠王也好,齐宣王也罢,追求高高在上的优越物质生活和心理享受,与其他国君并无两样。孟子抓住一切时机,由欣赏园林和音乐这些具体问题出发,围绕快乐这一主题,启发、告诫君主们不能局限于自己的私欲,亦不能局限于个人周围的小圈子,而要“与民同心、同乐。同时,提升到“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高度。孟子另一次见齐宣王时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明确告诉国君们,他们梦寐以求的称王天下,是要靠与百姓同心同愿,与百姓共乐共忧,才可达到。

显而易见,从孟子的仁政思想来看,“众乐乐”“与百姓同乐”应是其仁政社会的一种必然局面。换句话说,仁政社会就是执政者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社会,就是民众生活幸福、心情快乐的社会。

孟子名言甚多,本文所述又是一种,至今仍活跃在人们的口中和笔下。

浪漫的夜排档

王奇伟

“大聚会”,呈现浓郁的西北风情。无论街南街北,处处门庭若市:有的呼朋唤友结伴而来,包下一张圆台面,点上几道家常菜,再添一扎冰啤酒,彼此举杯互祝笑语喧哗;也有图清静的单身客,觅一个墙旮旯儿,挑一份红豆粥,独个儿细细品味其乐融融。

夜排档并不拒绝“白骨精”,在路边停靠的助动车、摩托车中,时而可见自备车的身影,潇洒的“成功男士”携情侣出入摊档,脸上绝无半丝鄙夷或屈辱的神情。与普通食客不同,他们吃烧烤吃出了“情调”,海鲜烤好后,男士自己不吃,却送到了情人嘴边,边送边深情地凝视对方。邻座有对老夫妇也来“轧闹猛”,学年轻人样点了一边拨弄吉他,一边扭臀摆胯,跳起了节奏明快的现代舞。在不足百米的间距内,吹笙的、品箫的、拉手风琴的……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目睹此情此景,我忽然觉得,这些街头“耍艺人”的幸福指数,恐怕要远高于终日为名利所累的锦衣玉食者。

那么多的回忆构成了无数的线,交织成一条线。此刻这条线在脑海中间延伸着,随之而来的是胸膛中翻滚的情绪——刚开学时的我渴盼着假期,然而这次是我第一次衷心地希望着这堂课永不会结束,第一次不希望有那般漫长的假期。

四年,一千四百六十天。二十五分之一的

人生。说不上太长太短,然而人生能有多少个四年,又有多少这样无忧的时间?

就如同一部冗长的电影,跌宕起伏过后终于打出了“The end”开始谢幕。心中万般不舍,怅然若失。然而音乐停下,终将离场。有些道理就算一开始就明白,到了最后依旧不舍得。

笔墨从笔尖落下,在纸上涸

再见,我的初中生活

刘悦尔



与百姓同乐

白子超

